



那一段玫瑰色的暗恋，没有深一点，没有浅一点，就那样懵懂着
那一场命中注定的邂逅，没有早一点，没有晚一点，恰到好处地不期而遇
致曾经的爱情，致守候的幸福，致我们渐渐逝去的青春……

杨紫汐 作品

寄往 初夏的风筝

杨紫汐 作品

寄往
初夏的风筝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寄往初夏的风筝 / 杨紫汐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12-05679-7

I. ①寄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0380 号

书名: 寄往初夏的风筝

作者: 杨紫汐

出版人: 胡正义

选题策划: 曾 丽

责任编辑: 杨迎会 石乃月

责任校对: 石乃月

责任印制: 范玉洁

装帧设计: 惊叹号设计 王艾迪

出 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)

发 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)

电话: 010-64266769; 010-64264185 转 8067 (传真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10) 5289177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 印 张: 18 字 数: 282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5679-7

定 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 子

如果有一天，一副副镶嵌珠宝的华丽助听器已塞满你的记忆仓库，你是否相信，背负沉重行囊的自己还能走出那潭时常成为诡异梦魇的泥泞往事……

如果有一天，你只能通过呼唤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来稀释自己无处安放的思恋，你是否相信，那名字的真正主人将会成为带领你脱离混沌彼岸的引渡人……

如果有一天，你在项链里隐秘祭奠那早已化为青石墓碑的杀机与罪过，你是否相信，上天迟到的审判终将闪耀出你不能承受的悲悯之光……

如果有一天，将理智奉若神明的你读懂了自己冷漠始终的真实动机，你是否相信，曾经做错的情感逻辑题将由你亲自修正完成……

谁是谁灰暗宿命中的跃动的希望微光？谁又为谁缓缓开启了人生的潘朵拉之盒……

真爱，还是背叛？

隐忍，或许宽恕……

曾经纷繁杂乱的命运拼图正逐渐显露玄机，站在通往真相与未来的大门前，你们，是否已具备足够勇气？

当一切尘埃落定，谁的灵魂会被救赎，谁的灵魂又将坠入绝望永夜……

目录

楔 子 / 1

第1章 丘比特，你射错箭了 / 1

第2章 黑车司机你要闹哪样 / 17

第3章 天雷滚滚的“情书门” / 33

第4章 咱俩到底谁才是腹黑 / 46

第5章 山寨司机你快觉悟吧 / 58

第6章 各种糗事？火速围观 / 72

第7章 亮瞎狗眼的悲催表白 / 88

第8章 特此证明你是我女友 / 102

第9章 这真的是场严肃祭祀 / 119

· 自由恋爱风 ·



目录

第10章 “雷帝”嘎嘎双人组 / 131

第11章 囧，灵魂附体爱上你 / 145

第12章 旺仔馒头引发的血案 / 158

第13章 爸妈正从墓里看你呢 / 174

第14章 惊“吓”过度的生日 / 188

第15章 床单脏了！自行脑补 / 200

第16章 那些逝去的，留下的 / 213

第17章 站在教堂外的“新娘” / 227

第18章 纸鸢飞吧，带我离开 / 242

第19章 华丽助听器中的秘密 / 254

第20章 睡美人，欢迎回归爱情城堡 / 267

· 我在努力爱的故事 ·



第1章 丘比特，你射错箭了

那个雨天，爱神射出了两支箭。

一个男孩对初夏念念不忘，而初夏则对另一个男孩一见钟情。

初夏透过公交车站雨篷下挂起的那一帘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对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望眼欲穿。这雨性子好急，噼噼啪啪坠落在雨篷和地面上，更催得她心急如焚。

掏出手机看看，她的心情更加灰暗。

已经六点半了，看来六点半无论如何也没法赶回家了，这也就意味着七点一刻无法准时做好晚饭……不知道婶婶又要怎样数落我……

初夏刚叹了口气，手机忽然响起。

“初夏，刚才忘了把去体育馆的路线图给你，我今晚发电子版到你邮箱吧！明天千万别迟到！”电话里传来好友易千秋的声音。

“好啊……”想起拉拉队演出前夜将要被婶婶责骂，初夏觉得刚才排练后的疲惫感又加重了几分。

“怎么了？这么大的雨声，你还没有坐上公交车呀？”易千秋惊讶地问。

初夏声音里流露出难掩的郁闷：“我都等了二十多分钟了，车还没有来。不

知道是不是下雨堵车的缘故。”

“啊？那你还来得及按时做饭吗？别等公交车了，还是打车吧，或许还能赶上！”

“我刚才也这样想，可是现在连出租车都打不着，根本没有空车！”

“这样啊……不行的话你就找辆黑车？”易千秋给初夏出主意。

“黑车？可是……”

“哎呀，我得挂了，车到站了，我得腾出手来打伞。拜拜！”

易千秋挂断了电话，留下眉头紧皱的初夏。不过走下公交车，她又开始有点儿后悔。

初夏这没脑筋的家伙能顺利找到黑车吗？

上次这家伙就闹出了糗事，把停在教师家属院门口的一辆帕萨特当成黑车，使劲拉人家的车门要上车，把开车的女人吓得半死，还以为遇到抢劫了！结果，那只是校长夫人正在等校长一起出门……唉，什么正常的事情只要遇到她，就会变得匪夷所思起来……

望着密集的雨帘，初夏一边思考要不要采纳千秋的建议，一边抱怨辨别黑车太不容易。

以后所有的黑车车顶都应该像出租车那样顶个小灯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“黑车”两个字，或者是“Black Car”，这样才方便嘛……

初夏正胡思乱想着，一辆黑色汽车缓缓从远处驶来，而且有减速趋势。

会是黑车吗？司机在等我招手吧……初夏有些犹豫，眼看车越驶越近，她心一横——干脆试试看，要是又认错车的话就把账算到千秋头上！

于是，初夏向那辆车伸出手臂，挥了挥手。

徵渊心情不爽地开着车。他一直觉得，对于跑车来说，以时速200公里以下的速度行驶是对它的侮辱。可是今天的雨很大，这条路又窄，视线不好，所以车开不快。而另一个令他心情抑郁的原因是从刚才开始便响个不停的手机。

晴果的电话……

他不想接听，却又无法对这个与自己关系微妙而尴尬的女孩子做出拒接电话

的无礼举动，因此只好无视手机铃声与车内背景音乐不甚美妙的交融，耐着性子开车。

前方有个公交车站，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等车。

徵渊稍稍放慢了车速。这条路不宽，单向只有一条车道，他不希望路过车站的时候溅那个等车人一身水。

距离车站越来越近，徵渊看到那个白色身影在向自己招手，似乎是个穿着运动T恤的高中女孩。

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徵渊还是把车停在了女孩面前。

女孩弯下腰朝车里张望，满脸犹豫。

车窗滑下，女孩的脸清晰地出现在车窗外，齐刘海、简单的马尾、面容清秀。雨声顷刻灌进车内，徵渊看到雨水不停地滴落在女孩发间。

“请问……是黑车吗？”女孩怯生生地开口。

徵渊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开场白，那一瞬间，他完全没有领悟女孩话语中的含意。在他的脑海中，浮现出的是自己这辆典藏款黑色法拉利的模样，于是他茫然地轻轻点了下头。

女孩似乎松了口气，她直起身来，拉了一下车门把手，门没有开。

“麻烦开一下门！”她又弯下腰对徵渊说。

虽然感到莫名其妙，但徵渊还是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车门。

女孩一屁股坐进车里，长出一口气：“到荷池路的新嘉家园。”

发现司机正瞪大眼睛望着自己，女孩好像突然没了自信，不安地小声问道：“怎么了……不是黑车吗？你刚才不是说……”

盯着女孩怯懦的眼睛愣了五秒钟之后，徵渊突然醍醐灌顶，终于明白过来。

原来这女孩竟然把我的车当成黑车了！我真是笨蛋，刚才居然没有反应过来！

于是徵渊忽然兴致盎然，刚才的郁闷心情顿时被一扫而空。他迅速作个了决定，打算玩场角色扮演的游戏，同这个女孩开个玩笑。

“没什么，荷池路是吧？没问题！”心里暗笑着，他挂上车挡。

“等等！”女孩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“要多少钱？”

“啊？哦……你看一百块钱怎么样？”徵渊稍显犹豫地提议。其实他也不知

道究竟多少钱才算是合理。

“一百块！”女孩惊叫起来，“抢劫啊！哪有这么贵！”

很贵吗？在徵渊的金钱概念里，一百块几乎已经是最小的计量单位了。

“二十块！”女孩说。

原来只要二十块钱，居然这么便宜……徵渊心里暗想。不过，他脸上却故意露出为难的表情，“不行，至少要三十块……”

女孩不屈不挠：“凭什么要三十块？只不过车的形状奇怪一点儿，就敢漫天要价吗？”

徵渊着实替自己的爱车委屈，申辩道：“什么叫奇怪……这是法拉利呀！和普通车相比要价自然要稍微贵些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话便被女孩强行打断了：“法拉利怎么啦？很了不起吗？我看和夏利也差不了多少！不都是四个轮胎、一个方向盘！”

徵渊顿时无语，在这种强悍逻辑面前，他唯有妥协的份儿。

一路上，徵渊偷偷拿眼角打量身旁的女孩。

她令人联想到“干净”两个字，联想到一片洁白的羽毛乘着安静的阳光缓慢飘落的画面……他很想细细端详她的脸庞，却不敢多看，怕她认为自己心怀不轨。

“刚放学？”徵渊悄悄把背景音乐的音量调低，想找个话题和女孩聊天。

可惜这个话题提得并不成功，女孩只是“嗯”了一声就再没了下文。

徵渊正在苦苦思索新的话题，女孩倒是主动开口了：“师傅，您的车怎么这么小啊？还这么矮。应该换辆宽敞的车，这样客人才能觉得舒服嘛！”女孩左右看看车内空间，又扭头看看后排，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，“你看，后面的空间更小，根本坐不了几个人，多影响生意。”

“是啊，我过两天就把这破车卖了，看能不能凑钱买一辆宽敞的夏利。”徵渊决定将这玩笑进行到底。

初夏坐在车里，透过车窗望着那湿淋淋的街景。

天色已呈现发暗的迹象，初夏感到今天七点一刻准时开饭的希望已经越来越

渺茫了，她在心里深深叹了口气。

“师傅，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，您能稍微开快一点儿吗？”初夏心有不甘，试探性地建议。

“你能不能不要叫我‘师傅’啊？”徵渊觉得自己被人这么称呼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，“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没那么老吧？”

“那我怎么称呼你？”初夏歪着头问道，“黑车司机？开车的？”

“我有名字，你可以叫我徵渊。”

“纸鸢？你家里是做风筝的啊？”初夏转过头望着徵渊问道，她看到对方绷紧了嘴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不是风筝的那个‘纸鸢’，是‘宫商角徵羽’的‘徵’，‘深渊’的‘渊’。”想起远在美国的父母，徵渊幻想出他们两人佝偻着身体埋头做风筝的画面，感到哭笑不得。

“哦……徵渊啊……那个‘徵’字我还会不会写呢，好像和‘安徽’的‘徽’有些类似……怎么写来着……得回家查查字典，万一高考考到……”初夏喃喃自语，说着还伸出手指，在凝结了一层薄薄雾气的车窗上，犹豫着写了一个她脑袋里假想出的“徵”字。

“功课很紧吗？现在才放学？”徵渊又尝试着找了一个新话题。虽然刚刚“客人”提出了要求，但徵渊并没有将车速提高。潜意识里，他好像希望能和这个有趣的女孩多相处一会儿。

这个话题比较成功，初夏终于遇到了发泄对象。

“本来早就可以回家的！可明天我们学校要参加全市高中篮球赛，我要去当拉拉队。其实那个舞蹈我们早就已经烂熟于心了，但老师非要今天再加急排练一次，结果就拖到了现在，害得我没法按时回家做晚饭……”初夏开始想象等会儿婶婶的脸色，心情无比低落。

“你自己做饭？”徵渊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“学习那么忙，还要每天做饭？你爸妈怎么不做呢？”

初夏沉默了一会儿，撅着嘴回答：“我现在住在婶婶家。”

徵渊瞟了一眼她的脸色，不再发问。

车在越来越大的雨中行驶着，徵渊和初夏谁都没有再说话，轻柔的钢琴乐曲

萦绕在两人身旁。

“到了，就停在小区门口吧！”初夏提醒“黑车司机”。

万一被婶婶发现我是打车回来的，又会被她骂乱花钱了……初夏想着，从钱包中抽出一张五十元钞票，递给徵渊。

徵渊当然不可能要一个高中女生的二十块钱，不过他更在意的是，自己内心深处似乎并不希望这是他和她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相遇。

但是有什么理由呢？

“我找不开……”其实这也不算是故意寻找的借口，徵渊平时很少带现金出门。

“啊？”初夏显得十分为难，“可是我只有五十块啊……要不你等我一下，我上楼给你拿零钱？”

徵渊赶忙拒绝了这一提议：“太麻烦了，我现在着急走，等不了你。”接着他心虚地建议：“要不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，你明天有空时再把钱给我？”

徵渊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初夏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。徵渊一边暗喜，一边念出自己的手机号。他看到初夏把电话号码存入手机，便故作随意地说：“要不你给我拨过来吧，我也存一个你的号！”

初夏抬头看了他一眼，“我肯定会把钱给你的！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你不放心！”说着把电话打了过去。

听到自己的手机响起，徵渊感到心满意足。他本想再进一步问问女孩的名字，但又告诉自己不必急于求成。

“好了！”初夏把手机装进背包里，“谢谢，明天表演结束后我就联系你。再见！”她伸手去开车门。

“等等！”

初夏微微皱眉，回过头不耐烦地望着徵渊，“还有什么事啊？”

徵渊递过去一把深蓝色雨伞，“这个你先拿去用吧，外面雨太大了。”

一时间，初夏为自己刚才的不耐烦感到内疚万分，“不用了……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，我跑几步就到家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还有一把伞。明天你给我钱的时候顺便还给我。”徵渊语气

自然。

初夏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过了伞。伞把的地方被做成一个金色的鸟头造型，很别致。

“那就谢谢了，再见！”说完，她打开车门，撑起伞，跑进了雨中。

徵渊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几秒钟，便发动汽车离开了。他不希望被初夏察觉到自己一直在注视她。

副驾驶座位旁的车窗上，初夏用手指写的那个所谓的“徵”字，正静静凝视着徵渊。他任由这个错别字印在车窗上，慢慢开着车。回想起刚才的奇遇，他不自觉地笑起来，然而，这个微笑只持续了几秒钟便被手机铃声掐断了。

还是晴果……

看着手机屏幕上晴果的名字，徵渊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情绪，烦躁、愧疚和失落交织在一起。他犹豫了几秒钟，生平第一次拒接了晴果的电话。

初夏忐忑不安地推开门。果然，婶婶正坐在客厅，看来一顿数落是免不了。

“现在才回来！你看看已经几点钟啦！”婶婶开始发飙，不过好像并没有初夏想象中的那般疾风骤雨。

“我马上去做饭……”初夏把湿淋淋的雨伞放在门口，赶紧换好鞋，向厨房走去。

“算了，今天不做饭了！”婶婶没好气地说。

“啊？不做饭？”初夏吃惊地问。婶婶不会被气得思维混乱了吧……

“今天元江回来了，我们出去吃。”提到自己的儿子元江，婶婶的表情缓和了许多。

“元江哥哥回来啦？从美国？不是说要下周吗？”初夏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在美国读书多年的堂哥，只知道他智商很高，在美国念医学。

“提前回来了……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早知道下午就和你爸去机场接你了！”婶婶温柔地埋怨自己的儿子。

初夏扭过头，顺着婶婶的目光看去。那间她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房间门口，站着一个正用浴巾擦头发的高个子男生。

四目相接的瞬间，初夏那空白了十七年的情感花园突然如同被仙女施了魔

法，顷刻间阳光普照，盛放了无数散发着甜蜜香味的红玫瑰。

天哪，这个男生……他擦头发的样子太帅了！他有二十五岁？二十六岁？没关系，反正比学校里那些男生都成熟！鼻子很挺拔呢！单眼皮？没错！我就是喜欢单眼皮男生，这样眼神更显得深邃！

“你好！”元江冲初夏微微点了点头，和她打招呼。

情窦初开的初夏突然觉得非常害羞，她这才察觉自己的脸灼热得厉害，心脏也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着。她忙低下头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声“你好”。

这一定就是人们所说的一见钟情！绝对错不了！上帝啊，我真的好喜欢他的模样！

初夏只觉得自己全身的血管里流淌的不再是血液，而是刚刚被加热过的玫瑰花露，温热、芳香，令人感到幸福无比。

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？我在一分钟之前刚刚恋爱了！真不可思议！不过这种感觉实在好美妙……

一家人走到门口，婶婶拿起门口那把还在滴水的深蓝色雨伞，“这是谁的伞？初夏，是你新买的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”初夏匆忙解释，“是刚才送我回来的出租司机借我……”突然，她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忙将剩下的话咽了回去。

好在婶婶的注意力都在那把伞上，“开什么玩笑！出租司机能用这么高档的伞？还借给你？”

婶婶仔细看看伞把上的金色鸟头，然后把伞递到自己丈夫面前，“你看，一看就是高档货，估计没有上百块钱别想买到！没准儿更贵……不会是你自己偷偷买的吧？”婶婶怀疑地质问，“你哪来的钱？这么小就开始追求奢侈品啦！”

“真的是出租司机借给我的呀！我明天就会还给他的……”初夏百口莫辩。

婶婶还想要说什么，元江的声音从初夏身后传来：“妈，还是先去吃饭吧，回来再说！”

他镇定自若又不容抗拒的语调让他母亲立刻偃旗息鼓。

初夏感激地回头望了元江一眼，可惜他直视着前方，并没有看她。

初夏知道，今晚自己肯定要失眠了。

“喂！你中邪啦！”易千秋用胳膊捅捅身旁发呆的初夏，“还有十分钟就到我们上场啦！”

初夏如梦方醒，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茫然无知。场上激烈的篮球赛，观众席间一浪高过一浪的加油声……这一切对刚才的她来说都不存在。

“你没事吧？从早上开始你就这副精神恍惚的样子，刚才还一边发呆，一边傻笑，跟我说说，遇到什么好事啦？”易千秋八卦地凑到初夏面前。

一种倾诉的欲望翻涌上来，但初夏依然慢条斯理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啦……就是我恋爱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恋爱了！”易千秋顾不得周围人的侧目，“你什么时候恋爱的？对象是谁？怎么都没告诉我！”

“嘘！你小点儿声！”初夏没想到易千秋会有这么大反应，“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嘛，就是昨天回家以后的事情。我堂哥提前回来了，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……然后，就对他一见钟情了……”元江用毛巾擦头发的模样又浮现在初夏脑海，她禁不住陶醉地微笑起来。

易千秋看到初夏瞳孔中放射出从没有过的光彩，也半信半疑起来，“可他不是你堂哥吗？这样不行的呀！”

“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，”初夏自信满满，“他是婶婶跟我叔叔结婚时带过来的，不是叔叔的亲生儿子。”

“哦，原来这样啊……”易千秋点点头，羡慕不已，“他也对你一见钟情啦？这也太浪漫了吧！”

这话触到了初夏的伤心处，她情绪低落下来，“只是我单方面的，他好像对我并没有什么意思……”

“闹了半天是你暗恋人家呀！”易千秋恍然大悟，“不过这也算是你的进步了，第一次对男生有兴趣。再接再厉，施展你的魅力，把他拿下！”

初夏没有信心地小声“嗯”了一声。

昨天一家人在饭店吃饭的时候，元江几乎就没有正眼看过她。偶尔，他的目光扫过她的身上，也就如同看到一个杯子或是一张餐椅，不带任何感情。

“快，马上我们上场了！”易千秋推推初夏。初夏迅速把元江放进心里的玫

瑰色宝匣中。她扯扯身上的短裙，跟着前面的队员，小跑上球场。

“今天大家表现得非常精彩！看来这段时间的排练大家都很有用心！尤其是初夏，精神状态非常好，微笑和眼神都很到位，动作也比之前排练的时候更有爆发力！提出表扬！”比赛结束后，拉拉队的带队老师进行总结。

易千秋凑到初夏耳边，小声说：“看来爱情的力量真是无穷的……”

“别闹！”初夏故意作出一本正经的模样。突然，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。

易千秋顺着初夏的眼神望去，一个穿着黑色休闲卫衣、深蓝牛仔裤的高个子男孩站在体育馆出口处，正望着初夏。

“啊！是不是他？就是他吧？追到这里来啦！这么快就跟你来电啦？”易千秋激动不已，“真的很不错哟！休闲装也能穿出贵族气质！初夏，你的命太好了！”

初夏还在苦苦思索这个面熟的男孩究竟在哪里见过，只见男孩微笑着向她挥了挥手。一瞬间，她想起来了——他不就是昨天那个黑车司机嘛！

“别瞎说，不是他！元江哥哥比他帅多了！”初夏残忍地打击好友的热情，“他是昨天送我回家的黑车司机，来找我要钱的！”

“不是吧？现在连黑车司机都这么有气质？以后我也要打黑车！”易千秋愤愤不平。

解散后，初夏快步走到徵渊面前，“你居然都追到这里来了！我肯定会把钱给你的，不就是二十块钱嘛，至于穷追猛打成这样？”

看到初夏面露愠色，徵渊一愣，知道她误会了。“不是的，我只是顺便来看比赛，正好碰到你，就和你打个招呼。”

这解释在初夏听来十分可笑——不好好开车挣钱，居然有闲心跑来看高中生篮球赛，谁信呀！

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换了衣服就把钱给你。”说完她扭头走向更衣室。

这个家伙，居然这么不相信我，难道我长了一副很爱贪小便宜的面孔吗？为了二十块钱还专程跑到赛场上来盯梢！这种男生最猥琐了，白长了端正的相貌！